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雾中的牧歌

W u z h o n g D e M u g e

 文匯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草原小说集

雾中的牧歌

W u z h o n g D e M u g 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中的牧歌 / 冯苓植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3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第二卷. 冯苓植文集)

ISBN 978-7-5496-1954-2

I. ①雾… II. ①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2442 号

•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

《冯苓植文集》(草原小说集)

雾中的牧歌

文集总序: 钱谷融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冯苓植

责任编辑: 张 涛

装帧设计: 王 翔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05 千

印 张: 20

ISBN: 978-7-5496-1954-2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 钱谷融

这是一位久居偏远地区的作家，不求闻达，甘于寂寞，大半辈子都跋涉于茫茫的戈壁和荒原之间。

疲累了，写作便是他喘息的港湾。

我和他的相识始于文学，是他的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使我知道了远方尚有这么一位作家。他似不太注意文字的技巧，却绝不乏内在的淳朴和真诚。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推介文章，曾转载于多种文摘报刊上。后来，在中篇小说《虬龙爪》的讨论会上，我们终于得以在上海会面了。并且还在《文汇报》上有过一次笔谈，进而便形成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相知相亲的关系。

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似乎很难见得一丝作家的派头，倒很像个远方归来的行者。拘谨中不乏野性，疲累中略带不羁。文如其人，这或许就是他一系列作品的一个侧面写照。他好像很不关注人际关系，而只是在埋头写作中寻找乐趣。

听说，他曾调到北京又返回去了，调到天津他还是没有前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或许茫茫的戈壁荒原更有助于找到自我。也有人问他怎么能甘于寂寞？他说，有书，即使是在沙漠里也会张起一片浓荫。是这样！他是在古人 and 今人张起的浓荫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但回首看来，他留在起伏沙丘上的足迹也是很很不规则的。为此，也很难谈及他的小说一贯风格。举例说，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和《虬龙爪》就不像同一作家同一时期所为。而长篇小说《出浴》和《神秘的松布尔》也是如此，从选材到语言也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同样，散见于各大报刊的散文随笔也不例外，《克隆皇帝》的治学精神和《天地大舞台》的自我调侃也

似判若两人。是的!他笔触涉猎很广,除散文随笔之外,曾写过草原小说、市井小说、山野小说、推理小说以及现代派小说。语言似乎也很不统一,有京韵京味的、土腔土调的,还有类似翻译语言的。有人也曾问过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说明我绝对成不了大作家,因为我总找不到自我。依我看,这或许就是他的“自我”,或许就是他!多侧面、立体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冯苓植。

1999年他退休了,我本以为他为文学行者生涯也该结束了……

谁料传来的消息却是,为了回报草原,冯苓植又苦行僧般的为苦研《元史》钻进了中外古今相关的史籍之中。而且一钻就是十四五年,甘愿离群索居自得其乐。但我深知,这是冯苓植仍在寻找冯苓植,仍在延续他那行者风格。腿脚不行了,就伏案神游于古代草原上奔腾的金戈铁马之间。果然,最近听说他相关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与长篇读史随笔《大话元王朝》等均先后出版了。

不蹉浑水,甘于寂寞,永远在寻找自我……

最近听说,上海文汇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他的文集,我为这位十几年未见的老朋友感到高兴。冯苓植曾向我介绍过,他虽遥居草原,但相关文学创作的“社会大学”却是在上海完成的。从少年时期在《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发稿,直到在《上海文学》《小说界》以至《收获》发表作品。上海编审们的“点化”令他终生难忘,故而出文集也算对师友们的一种回报。而他却又称,这毕竟又纯属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现象……但我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文汇出版社能为这样一位远天远地特立独行的作家出文集是很有意义的,也不失为一种别具特色的选择。步履蹒跚,往往更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特点。多方探索,更有助于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那就让我们打开这套文集吧,去了解“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位行者似的作家。

路就在足下,路也在远方……

不见苓植已有十好几年了,遥望北国,不胜思念之至!就让我在上海以此序为这位远方朋友深深地祝福吧!

目 录

总 序(钱谷融) / 1

雾中的牧歌 / 3

带着“污”点的丑小子,痛苦与绝望之中回到生养他的莽原,家乡善良的人们和纯洁的爱情终使他战胜邪恶……

母亲湖 / 101

往事历历在目,妈妈昔日的声音似乎又在耳边响起:母亲湖里那不是水,是乳汁!即使妈妈有一天不在了,它还会继续哺育着你们!没想到这一天终于到了……

盗马贼 / 127

神出鬼没,来去无踪,孤独客穿行于大漠之中,骑马、爱马,又盗马,玄而又玄读后知因果。

角逐,岂只在赛场 / 175

爱使人坚毅,爱也使人怯懦!面对他和他,她的情缘错位了……

●

敲开这扇门扉 / 211

新上任的旗委书记，面对互相交织的人际关系网，举步维艰，唯一可以向他提供真情的女人却有可能使他身败名裂。黎明，他却毅然地推开了她居室的门扉……

●

乔吉尔喇嘛的念珠 / 227

三个孩子到草原度假，却因为一颗神秘的念珠卷入了一场罕见的学术贪腐大案。乔吉尔喇嘛的念珠是何方神圣之物？且跟随孩子们看破案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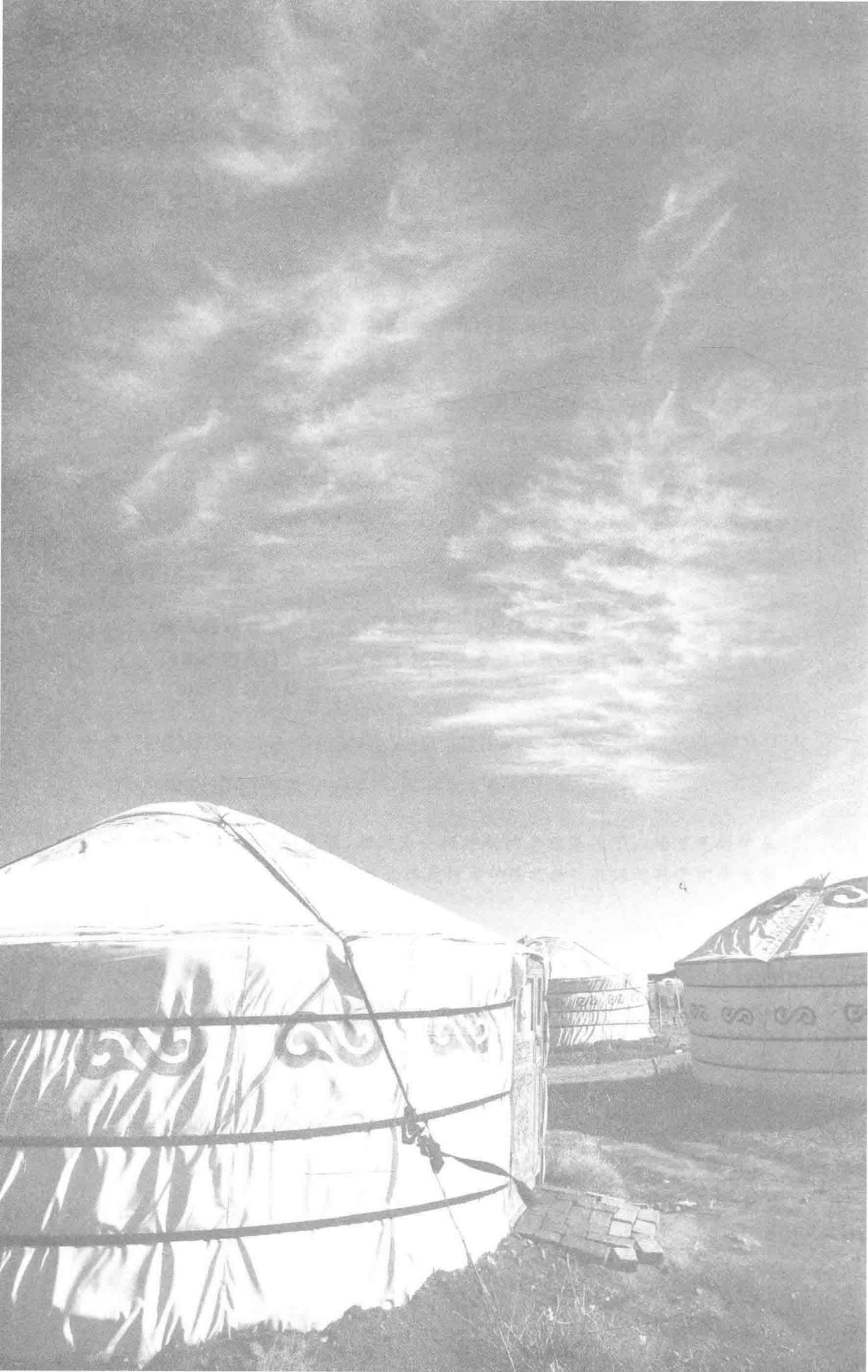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草原小说集

雾中的牧歌

W u z h o n g D e M u g e



雾中的牧歌

1

这件事引起了好些姑娘的嫉妒，有的甚至咬紧了头纱的尖儿，落下了温度极高的眼泪。

想想吧！苏木第一个驯服铁马的小伙子，长得剽悍魁梧、面目英俊，眉宇间常常透出一股令女孩子们心醉的腼腆神情。每当他驾驶着崭新的解放牌大卡车，风掣电闪般地从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驰过，使多少牧场上的姑娘在他身上寄托着美好的幻想啊！有些害羞的姑娘依偎在洁白的羊群旁，含情脉脉地偷望着他，暗暗地祝愿老天保佑自己将来得到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丈夫。有个在苏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姑娘乌日娜，就干脆跨上骏马追逐着汽车，放声高唱起撩拨小伙子心弦的情歌。

可是他、他竟选中了她，这能不使那些落选的姑娘嫉妒吗？

于是小伙子的缺点仿佛被姑娘们突然发现了：有的说他有点傻，眼睛似乎有毛病；有的说他有点呆，汽车轱辘好像转晕了他的头……但是，姑娘们更多议论的是那位被选中的女孩子：她、她怎么能配他呢？她、她如自己吗——当然这是心里想的。她、她有那么多毛病，比如说，脸上只有一个酒窝儿，这可是个不吉利的象征啊——不过马上声明自己可不讲迷信。但是，姑娘们还是不约而同地

来到了这位只有一个酒窝儿、但又特别幸运的姑娘门前,因为今天是小伙子正式来这里求亲的日子。

这位草原上英俊的司机叫乌力吉,那位被伙伴嫉妒的姑娘叫麦丽丝。

求婚仪式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但也具有现代化的特征。因为那位蛮有把握的媒人虽然手捧着象征吉祥如意的哈达,却放弃了剽悍的骏马而坐进了崭新发亮的解放牌汽车。汽车是由乌力吉开来的,载着一车喜歌来到了麦丽丝家的蒙古包前。

周围的牧人们一下子涌上来了。媒人是一位长着黑胡子的远近闻名的歌手,还带着七八个能歌善舞的女孩子来替他帮腔。这位老兄仿佛不是求亲而是来献宝似的,神态昂然地捧着洁白的哈达走出了驾驶室。倒是那想当新郎官的人有些惴惴不安,既紧张又羞赧,一只手有点颤抖地把一支自己从未吸过的香烟塞进嘴角,足足划了七八根火柴也没点着。最后干脆躲在驾驶室里不敢露面,任凭歌手们为他争得那终身的幸福。

麦丽丝的父亲不在,她的额吉(妈妈)激动地迎了出来。这位憨厚的劳动妇女被眼前突然到来的荣誉搞得不知如何是好。幸亏麦丽丝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爱唠叨的老爷爷。这位长着两撇银色翘胡须的小老头,虽然也为有这样的求亲人而骄傲,但是他自诩是见过世面的,懂得水涨船高,绝不能在小小伙子面前示弱,而降低了自己孙女儿的身价。因而一反常态,让俏皮的银胡须封住嘴巴,矜持地站在蒙古包前,一方面打发自己的儿媳妇去找麦丽丝,一方面严肃地等待着媒人来为自己的孙女唱赞歌。

哪想这位歌手也是个久经世面的人物,早摸透了小老头的心理。他决心先不给麦丽丝唱赞歌,而用另一种手法对付老头儿骄傲的防线,以使自己的小伙子昂着头被请进姑娘家的蒙古包。于是他清了清嗓子,首先从“啊”字蒙古族长调开始,足足拐了七七四十九个弯、绕了八八六十四个圈儿,才唱上了正调:

我引来了展翅的雄鹰,
把吉祥降到这片草原上;
我牵来了双翼的神马,

把喜庆载到这座毡包旁；
我带来了草原的骄傲，
把荣耀送到这家门槛上；
我领来了牧人的光荣，
把幸福献给哪位好姑娘？

像这样的排句，这位媒人足足一口气唱了一百多句。仿佛他不是来当媒人，而是来当恩人似的。那在旁边伴唱的姑娘们也好像受了传染，一个个翘起鼻尖在媒人唱完一个排句后，骄傲地拉长声音伴唱上一句：“哎呀！去哪儿找这样的好新郎？……”麦丽丝爱唠叨的老爷爷简直让气得憋不住劲儿了，马上想翘起胡子给予有力的反击。但是他是尊重自己小孙女的，生怕孩子们在背后已经搞了什么海誓山盟，自己一出口要捅下娄子的。于是这位老爷爷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顾不得听媒人悠扬而又带刺的歌声，不住地回头向蒙古包后望去：唉唉！麦丽丝就在不远的翠岗旁，这个妈妈怎么还带不回女儿来呀？只要麦丽丝一到，自己就可以看着小孙女的眼色，不失风度地给予求亲人有力的回击！要知道姑娘家的门槛太容易进了，那是有失身份的，过门后也是很容易受气的。

但是歌手却体会错了老爷爷的意思。他以为自己的歌声已经打乱了女方的阵脚。定然是姑娘羞赧地不敢露面，定然是银须长者手脚失措了。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迎进蒙古包，红漆的矮桌上就会摆满奶茶、美酒、酥油、奶皮子、糖果和香喷喷的手扒肉……于是他清了清嗓子，更加高亢地唱了起来：

美丽的姑娘啊，
快掀掉你那羞赧的面纱；
慈祥的长者啊，
快放下您那表面的身架；
展翅的神鹰啊，
骄傲的头怎能长久低下；
敞开那门扉吧，

快把吉祥和幸福迎进家……

还是那想当新郎官的小伙子了解自己追求的对象。他忐忑不安地钻在驾驶室里,不住地偷眼向外张望,那支为镇定情绪的香烟,颤颤抖抖地早让他揉成了碎末儿。时间越久,求婚歌儿唱得越长,他就越感到不安。虽然说,他很了解草原上的习俗,有些人家为了显示自己女儿的珍贵,常常让媒人唱上个三天六夜九后晌才迎进家门,可他还是预感到了不祥。当他再一次偷眼向外张望——他不太注意着毡包后姑娘隐身的翠岗——他的脸色刷一下变了……

媒人还在充满信心地唱着。

突然,汽车马达轰然发动了起来。歌手们惊诧地刚一回头,只见小伙子两眼含泪,猛地一转方向盘,嗖一声便把汽车掉头飞速地开跑了。人们张大嘴看到,解放牌汽车仿佛喝醉了酒,晃晃悠悠、曲曲弯弯,载着一车羞辱向远方飞去。幸亏这是在辽阔宽展的大草原上,要是在大城市里,保准出了十个八个人命。很可能由于这次求婚,这位草原上的模范马上变成了法庭上的罪犯。

人们正望着发疯的汽车目瞪口呆,只听得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啜泣,大伙忙回头一看,啊!麦丽丝的妈妈从翠岗回来了。她两眼含着歉意、含着自责、含着慌乱……什么都明白了:麦丽丝拒绝了金鹰的求婚,藐视了草原上的骄傲!这绝不是为了加强气氛而进行的文学描写:万里晴空突然飞来一朵乌云,恰恰在麦丽丝家蒙古包的周围投下一片阴影……

哑场约五秒钟。

顷刻间一切全乱了:麦丽丝的老爷爷趁势向翠岗后溜去。作为歌手的媒人气愤欲绝,他感到自己一生的声名全败于此举,率领着伴唱的姑娘们掉头就走。最为手脚失措的还是麦丽丝的妈妈,跑前跑后,拦了这个又拦那个。虽然她大大地敞开了门,准备把奶茶、美酒、酥油、奶皮子、糖果和手扒肉,甚至是自己的心全掏出来,还是一个也没有留住。

草原上显得多么空寂啊!

只有那些落选后心怀嫉妒的姑娘们没有走。她们现在对乌力吉痛恨的心情早就云消雾散了。望着小伙子像喝醉了酒的汽车,一颗颗心简直都要碎了。多

么好的人啊！剽悍魁梧、面目英俊、忠诚老实、学习上进、劳动扎实，何况他眉宇间还常常透出令姑娘们心醉的腼腆神情，怎么能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呢？麦丽丝脸上那只酒窝儿果然是不吉利的——这方面科学家说不定很快就能证明——怎么能这样对待草原上的鹰呢？

大凡女孩子们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她们根本忘记了嫉妒，而是怀着一种动人的同情心，决心为自己心爱的小伙子去解除羞辱和烦扰。尤其是爱上乌力吉的乌日娜，她准备去劝说自己的同学麦丽丝：快答应他吧、快答应他吧！干吗要折磨这么好的人呢？其他姑娘也准备用恳切的声音、哀求的眼泪、无数的事实，去说服自己的女伴。不过总得搞清楚吧！她为什么拒绝了乌力吉的求婚？难道是她……

2

麦丽丝孤独地坐在翠岗上，痴痴呆呆地张望着远方，任洁白的羊群在她身旁游荡着。

难怪英俊的汽车司机看中了她，这是个多么秀气的姑娘啊！好像草原上的烈日和风沙对她影响不大，她的脸庞是那么白，淡淡地透出一丝美丽的处女红晕。一双细长的眼睛被天鹅绒般的睫毛覆盖着，只是往日黑宝石般的眸子失去了动人的光泽。那个被人称为不吉利的酒窝儿不见了，使她变成了翠岗上的一尊大理石雕像。

人，就是这样奇怪！昨夜她揉着乌力吉的来信，整晚辗转反侧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现在她这样作了，却又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怜悯心情。不！不单单是怜悯，这里面有痛苦、有迷茫，甚至还有懊悔……

为什么要拒绝他的求婚、为什么要让他感到屈辱和痛苦？难道他是个车油子，是那种凭四个轱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人吗？不、不！他比草原上的泉水还清澈。他从小和自己在一起。他淳朴，他善良。别看他那么魁梧剽悍，胸怀里揣的却是一颗温柔甚至有点怯弱的心。他有什么缺点吗？不、不！简直让人挑不出

什么来。他不配自己吗?更不是啊!草原的突击手、苏木的好司机、青年的好榜样,哪点配不上自己这个平常的牧羊姑娘啊?

麦丽丝想着想着,浑身就像上紧了弦。她眼望着那发疯的汽车颠簸着、弯弯曲曲地在一望无垠的绿野里狂奔着,心都快要碎了。她恨不得马上跳起来,飞过去,拦住汽车,扑到他怀里喊: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但是这温顺的姑娘还是动也没动。汽车消失了,她为难地捂住脸哭了,两个肩膀不停地抖动着:乌力吉、乌力吉!你是个好人,你会得到真正幸福的。我信赖你、尊重你,但结婚毕竟是另外一回事啊!你骂我吧、诅咒我在欺骗你吧!……

是的!麦丽丝和乌力吉已经相处快两年了。她是嘎查团支部书记,他是苏木团委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们常常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胆怯的小伙子虽然一句放肆的话也不敢说,但是她已经看出了他在想什么。不过不知为什么,她总是感到和他在一起生活中像缺少了什么。肯定在结婚后,他会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一辈子也不会发火,甚至连一个指头也不敢动自己的。但是丈夫和妻子的吵嘴也是生活啊!哪怕挨丈夫两拳头呢,只要自己劝服了他,然后躺在他的怀里接受他的忏悔和爱抚,那不是更能尝到爱情的甜蜜吗?

每当她想到这一切,不知为什么她就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个小伙子。不、不!少年时期的一个小伙伴。这个小家伙叫沙日夫,据说他的爸爸和叔叔都是当官的。但他从小是由姥姥抚养长大的,一直被当作心肝宝贝留在姥姥身旁。这个顽皮的小子才淘呢,和自己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同坐一张课桌,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点新鲜花样:要不是拿小刀在课桌上刻竖道,威胁她不许越过“三八线”;就是暗中揪住她的小辫儿,逼着她偷偷告诉他试卷的答案。要不是装满一书包蚂蚱,猛地抖出来咋唬她;就是在课桌下悄悄掏出糖拌炒米,暗暗塞给她一把。总之,和这淘气包在一起,总是让人既感到提心吊胆又特别好玩儿。

麦丽丝想着想着,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件更有趣的事:那年她和沙日夫都是十一岁,都在小学四年级读书。有一天,这个满脸长满雀斑的洋相货算术打了个不及格,回去遭到了姥姥一顿斥责:“瞧你!学习不上进,脸上又撒满了苍蝇屎,长大可怎么讨个媳妇啊!”没想到这位鼻涕大王竟然高傲地回答:“不愁姥姥,现

在我就去给您找一个最最好看的媳妇儿!”姥姥对他嗤之以鼻。没想到这位淘小子一到学校,竟公然在算术课上趴在她的耳朵旁悄悄地说:“怎么样?我给你这支花杆儿铅笔,你给我做媳妇儿吧?”当时气得她趴在课桌上就哭。老师过来问明情由,就把淘气包提着耳朵罚站起来。没想到他反倒强词夺理地说:“巴克西!①你也有媳妇儿啊,我不过找得早了点。”当时把老师气得也乐了,同学们更是哄堂大笑,下了课就开始给他俩“捏对儿”。这事不久又传到麦丽丝阿爸的耳朵里,哪想这个火暴性子好心肠的人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呵呵地揪住淘小子的耳朵说:“调皮的马驹子!你真要门门功课一百分、再把脸上的苍蝇屎都抠了,我就把麦丽丝许给你!”那淘气包才不认羞呢,挺大方地回答:“大叔!您可是大队支书,说话可要算数!”过几天,他就开始用针挑他那些雀斑,常搞得脸上血迹斑斑。并且还对她说道:“怎么样?你阿爸都说话了,快帮我把功课赶上去!”这件事一下子在草原上传开了,大人们一见她就说:“呵呵,拖鼻涕的媳妇儿来了!”那淘小子才不在乎呢,可小姑娘怎么能受得了?多亏了老师把淘气包调在另外一张课桌上,把最守纪律的好学生乌力吉调来和她同坐。但是没过多久,她就感到旁边缺少了什么,上课真没意思。又亏了淘小子把另一张课桌闹得神鬼不宁,老师才又把他调回来。这家伙真仿佛和阿爸在打赌,渐渐毛手毛脚地用起功来了。从那个时候起,她才朦朦胧胧感觉到:长大还得做人家的媳妇呢。这淘小子就是自己将来的丈夫吗?真好玩儿……

回忆到这儿,麦丽丝不由得想:那个时候仿佛一切都闪着光辉,让人回忆起来都感到甜蜜。为什么现在长大了,成了待嫁的大姑娘,却从乌力吉身上唤不起这种美好的激情?为什么他那胆怯的追求、谨慎的求婚,都唤不醒自己那种甜滋滋的感觉?难道乌力吉不如吊儿郎当的沙日夫吗?不、不!无论从衣服、面貌、身材、为人行事,沙日夫都不是乌力吉的对手啊!昨天晚上,他曾拿着乌力吉的来信,一遍又一遍念着,想唤起自己对乌力吉的激情。但是除了女孩子天生的怜悯本能,什么也没召唤起来。反而像在信纸上出现了沙日夫那张调皮的布满雀斑的脸,他正在顽皮地对自己说:

① 蒙语:老师。

“怎么样,我给你这支花杆儿铅笔,你给我做媳妇儿吧?”

就这样,麦丽丝几乎忘记了乌力吉今天正等待着她的喜讯,几乎一夜间都在想着淘小子沙日夫。后来嘛,“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风席卷了整个草原。每座蒙古包都变成了绿海怒涛中一叶颠簸的扁舟,每个人都恐惧地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但是谁也没想到,首当其冲的正是欢乐的沙日夫。1968年底,他的阿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畏罪自杀”了。紧接着他的阿爸也加上了一个比一个更可怕的罪名,被揪斗、被群专、被逮捕法办,直到也被莫名其妙地宣布为“畏罪自杀”。淘小子有点蒙了,他在一连串打击下糊里糊涂地长大了。经济来源断绝了,他必须自食其力地去养活他和他的姥姥。于是他从中学退学了,到马群上去当一名小马官。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变得吊儿郎当、傻乎乎的,整天歪卡着顶鸭舌帽,走着坐着都哼哼一些莫名其妙的曲调……

麦丽丝记得,当时自己真为这个特殊的小伙伴揪心啊!但他理也不理自己,好像生怕别人染上他的晦气。难道长大了,两小无猜的年龄过去了,就能忘了小时候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的情景了吗?正当这时,自己当大队支书的父亲也被打入牛棚“群专”了。好像同病相怜,小伙子又哼哼着那些可笑的曲调来了,帮助自己年迈的爷爷和伤心的阿妈修畜棚、挖圈粪、看羊群,还一个劲儿鼓动自己把中学念下来。当时阿妈就在背后说:“小时候是说娃娃话,要真有这么个丑女婿也不错啊!”自己呢?当时也觉得他是最亲最亲的亲人了,恨不得抱住他哭一场。可是他却扬起了他那洒满雀斑的脸,怪模怪样地打了一声口哨躲开了。多么可气啊!有一天,一帮人来到自己家里要搜什么重要的罪证,可把爷爷和阿妈吓坏了,就连当时来帮忙的乌力吉也吓得心里没了底。可沙日夫却满不在乎,嬉皮笑脸地欢迎着这群人:“请吧、请吧!”这群恶棍瞪了他一眼,冲进蒙古包就连翻带搜。有个家伙借口搜身,还对自己动手动脚。这时只见沙日夫一个箭步蹿了过来,一拳头就把那家伙打了个鼻口流血,还开玩笑说:“给你脸上也贴一张罪证!”这下子可惹下了大祸,打手们一拥而上把沙日夫捆了起来。自己忙扑上去不顾一切搂住他的脖子,可他说:“照顾咱的姥姥!”咱的姥姥?自己像明白了什么,心儿甜蜜地收缩了一下,不由得松开了双手。当时自己哭得真甜真痛啊,可他还是那么满不在乎。他终于让人家推推搡搡弄走了,一边走还一边欢快地哼